

孟黎明 著

張德英
在汾西的日子里

中國文联出版社



張德英
在汾西的日子

孟黎明 著

中國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德英在汾西的日子里 / 孟黎明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2

ISBN 7-5059-5206-4

I 张… II. 孟…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7918 号

书 名	张德英在汾西的日子里
作 者	孟黎明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其芳
责任校对	陈小朴 任晋新
责任印制	李寒江 王其芳
印 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3
插 页	6 页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5206-4
定 价	28.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原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前左四)听取张德英书记(前左五)汇报腰桥工程



张德英书记(中)陪同山西省副省长范堆相(右一)深入农户视察沼气工程



张德英书记(前右一)陪同临汾市委书记张茂才(中)视察汾西阳光大道



县委书记张德英(中).县长亢海银在董事长闫红珍
陪同下视察阳光双语学堂



张德英书记(左)与山西民营企业家朝阳煤化责任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长水(右)在一起



作者孟黎明(左)与张德英书
记(右)在汾西科普园工地



共谋发展



拓宽改造后的县乡公路



竣工后的店头腰桥改造工程——阳光大道夜景



集休闲、娱乐、集会于一体的现代化凤城广场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全景式地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艰苦创业的长篇纪实文学。作者在近三年多的广阔背景上，热情讴歌刻画了一位被人们誉为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中共汾西县委书记——张德英立党为公，一心为民，带领汾西县四大班子领导和全县人民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这是一曲新时代的赞歌！

这是一位真正共产党人高尚情操的真实写照！

第一章

公元两千年火红五月的一天，一辆黑色的桑塔纳小轿车在烈日无情的照射中穿过那绿色海洋般的大运公路，由南往北，向山城汾西飞驰而行，车轮在积满尘土的柏油路面上荡起一溜灰雾。透过车窗，从辽阔的梯田上望过去，两边巍峨的横断山脉渐渐出现在视野之内。一座座高耸入云的烟囱冒着浓浓的青烟，机器轰鸣的刺耳声夹杂着忙碌的工人劳作的嘈杂声，绘成一幅绝妙的图画在眼前闪过。

小轿车在奔驰。急速地绕过一个抛物线似的大弯道，把霍州市远远甩在后面，进入了狭窄的汾西县境内的柏油路面。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坎坷不平的路面，使小轿车不时出现震动。眼前突兀的峰巅，公路两旁驻落在山岭上的参差不齐的农舍，农夫顶着烈日挥汗在干涸裂缝的田角地块作着无望的劳作。他们脸上布满了愁云，看着大批的秋苗萎缩，濒临死亡，这些农夫们目光呆滞地瞅着久旱不雨的当空烈日，仰天长叹着自己的无奈……

此情此景无时不在告诉着人们，这个山区县正遭受着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

张德英沉默地坐在车内，被这个地区出现的天灾、小麦绝收、秋粮减产、农民缺水断粮、农村一幕幕灾情刺得剧痛。

实际上，在这个年愈五旬的人眼里，此刻车窗外依次出

现的荒凉的黄土高原，那沟壑纵横、一望无际的荒凉是非常熟悉的。他出生在农村，对农民的疾苦有着深切的感受和理解。闭着眼也能想象得到这里百姓一年四季的景象。展现在眼前的这几百里黄土山垣沟壑，肯定是排在全市的山区县位置末位的。那里虽有煤炭资源，但分布不均，不能形成大的煤田开采工程。人们急功近利，私挖滥采，导致生态资源遭到严重破坏，致使大量土地荒芜，属半封闭状态的贫瘠山区。这就是这个山区县大自然面貌的真实写照。其实他在邻县工作时，就已对这个山区县的情况略有所闻。这个地区拥有10多万人口，多少年来，有相当一部分连起码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更谈不上花钱搞经济建设了。正因为如此，他，刚上任的县委书记，深知在这个地方任职的后面意味着什么。他深感责任重大，丝毫没有升迁后的喜悦。他的心情是沉重的。是啊，880平方公里的土地，14万人口哪！

县委书记坐在车内，笔挺着腰，只是沉默地一支接一支的抽烟。他身躯高大，但并不壮实，高宽的额头上留着一头乌黑的分头，瘦削的面容上给人一种刚毅般的神情。

大凡官做到县委书记这一级的人物，面部总会有一些特点——张德英的特点主要聚焦在不同一般人的眼睛里。这两只眼睛也总是充满活力和机警，仿佛能穿透人的肺腑，瞳孔内闪烁出的那种锐利的光芒，似乎能把你看的清清楚楚，令你一见他就有种茫然无所适从的感觉。当然，如果走起路来，那种惯有的军人的神态，矫健有力的步伐，任你是年轻小伙子也赶他不上。

他本以为，自己的后半生就要在原来的那个平川大县副职的位置上待下去，直到像众多的领导干部那样熬到退休，解甲归田，躬耕陇亩，享受天伦之乐。谁能想到，在他接近花甲之年，市委却把这么重大的责任交给他来担当。

责任的确是重大啊！他上任前就充分估计到了这里工作面临的困难性。眼前的特大旱灾比他想象中的困难还要严峻

得多。

可是话说回来，如果没有困难，此地一片歌舞升平，那要他张德英来干啥！党不是叫他来混饭吃的，而是叫来解决困难的！叫他来振兴这块黄土高原热土的，叫他来为这块热土上生存的14万人民谋求幸福的。他决不能辜负市委的希望和信任。

记得上任之前，市委领导曾对他说，这个山区小县情况复杂，你上任后要放开手脚大胆工作，以便迅速打开这个县的落后局面。市委是支持你的，汾西这副重担就放在你肩上了。他是有信心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我国沿海地区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神州大地处处展示了辉煌的发展前景。而在内地的一些边远落后山区，人民群众仍然还在贫困状态下挣扎，真是不堪回首啊！他强烈意识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而眼下对贫困山区又是一个艰难的转折阶段；既要除旧，又要布新，关键是要更新人们的保守陈旧观念。这就需要有魄力，有胆识，需要奉献，需要廉洁。需要拼搏。需要同阻碍发展的邪恶势力作斗争。他暗下决心，到这个县上任以后，要以党的事业为己任，以汾西人民的事业为己任，严格要求自己，做到一不贪、二不懒、三不怕，决不以权谋私，把自己全身心融于汾西人民和这个地区的事业中。

小轿车仍在柏油路上急驶着，这时已到中午时分，烈日当头毒辣辣地喷射着火一样的光芒，当车行驶到一个村庄时，张德英示意让司机停车，他推开车门下了车走在了这个村子的路面上。这是一个古老的村庄，农夫大都仍然居住在历史沿久破败的陈旧的北方式窑洞中，村子的当中一条马路横贯东西南北，偶尔也可看到个别地方新建的二层低矮瓷砖贴面的小楼，与那些陈旧的砖窑形成强烈的反差，昭示着这个村庄贫富的悬殊。路两旁不时隔阶段三五成群坐着一些老头们，身着破旧的衣衫，或蹲或坐在青石上聊着闲话，有的在烈日

的暴晒中竟有呼呼大睡者，发出很响的鼾声；也有一群妇女、年轻小伙子打荤骂笑，坐在一棵大树的荫凉下打着扑克，女人们怀里搂着婴儿，扯开衣襟，张露出乳房，边奶着孩子边用手沾着唾沫兴高采烈地打着扑克牌，不时叫劲地喊着，贫穷使这些山民们已经麻木。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是男人们下地劳作，维系着一家微薄的生活，女人们天经地义守在锅台炉灶侍候着一家三顿饭后，便是以这种娱乐的方式来打发漫长的岁月。至于如何活，活成个啥境界，对她们来说从来不敢奢谈，反正人人都这样，习惯成自然，各家锅底都有黑，谁也不笑谁贫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种贫穷带来的无奈，无奈之中的人们这种有趣的娱乐的方式倒也其乐无穷。

张德英边看着这些因贫穷作乐的人们，边带着沉重的心情背转身往前走，转眼功夫他看到了一家卖饼子的小店铺，炸黄的烧饼那诱人的香味，使他身不由己来到了这家饼子铺。

卖烧饼的是一对年约四十左右的中年夫妇，从谈话中张德英得知这家卖烧饼的男人叫要虎全，他问要虎全生意怎么样？一天能收入多少钱？要虎全说我家6个孩子，在村里是最贫困的人家，不思谋点营生干，种几亩薄田，连口也难得糊住。搞大时务咱没有本钱，这不3个孩子连初中都没读完，就都辍学了。这点小本生意一天也就是能收入个10块8块的，够厘盐打醋，勉强维持生活。这该死的老天，整天日头能够晒死人，就是不下雨，咱这里是靠天吃饭，老天下雨，老百姓只得干瞪眼，没办法，今年这年景恐怕好多人家要揭不开锅了。要虎全说着不住地叹着气，这位年轻力壮的汉子为自己的生计脸上布满了愁云。

张德英指着大街上那些闲聊、娱乐的人们说，这些人每天都这样吗？要虎全媳妇说不这样能咋样，每户人家几亩地，一年种下来，要是年景不好，连个化肥种子钱也不够，又没啥致富门路，就是有也是晴天上吼雷，没本钱也是枉然。

张德英同这对夫妇拉呱了半天才记起问他们这个村子叫啥名字，要虎全说叫店头，张德英知道距县城不远了。他随之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决定先不回县委，就在店头村蹲点，很好地深入基层，深入农户搞一下社情民意调查。

古代，在我国北方许多地方，以店头为村名的甚多。据考“店头”一词的古义为路旁货摊聚集的地方。宋代诗人范成大《石湖集》十二卷《大宁河》一诗中有“荆箱扰扰拦街卖，红绉黄团满店头”之句，范自注：“北人渭道上聚落为店头。”店头在历史上作为县城屏障，地处交通要道，商业曾几度辉煌，故因客栈摊铺多而得名。

据汾西县志记载：从福洼庄细石器文化遗址，京力香仰韶一龙山文化遗址，古郡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可以说明，迄今五千年至七千年以前，县境内便有了居民点。店头经过多年缓漫发展，到了唐德宗贞元年间，已成为汾西较大的集镇——新店镇。北宋以后，北方连连战乱，人口减少，改镇为店头村。明朝建立以后，因为县治有凤凰城之称，店头为“凤首”，曾更名凤头镇，仍有习惯叫店头，或叫新店镇。根据光绪八年《续修汾西县志》记载：“城脉来自西山，迢迢蜿蜒，匝以高阜，而邑环绕其中，厥形若凤，故城以凤名。城西七里庄曰凤首（店头），城东七里曰凤尾（涧底）。

民国以前，店头村西高东低，北昂南缓，依势而建，呈簸箕状。东西南北两条大街成丁字形，垂直伸延。商店门铺大部分汇集在南北及大街及两街衔接处，为商业贸易繁华区所在。院落依两条大街而建，坐北朝南、坐西向东，鳞次栉比，错落有致，造型各异。西半部大部分为明代建筑，东半部大部分为清代建筑，从布局规模上看，清代建筑有了明显的进步。不论是明代建筑，还是清代建筑，大部分院落为四合院，村的东西南北有圈门子各一个，村的四周有土围墙，属封闭式建筑。反映了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佛庙高距村西北，依势建造，规模宏大；东庙于村东，庄严肃

穆，古朴壮观；财神楼高距村东，风铃丁当，飞金流丹；村南泊池，碧波荡漾；菩萨庙高临池上，香火缭绕；堡子上的祖师庙，槐树条里的文昌阁，笔搭，遥对村南，古朴自然，整个布局浑然成为一个整体。历史的沧桑巨变，从昔日的古建中，依稀可看出当年的辉煌与繁荣。

汾西全境解放后，店头村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土地改革，互助组、合作社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店头作为城关镇的一个村民委员会，在历届党委政府的支持下，不同程度有了较大的改观，但受保守思想的制约，改革的步子还是不大，发展的势头还是不强。空有着这样便利的交通条件。村境东西广5公里，南北襄4公里，东至县城7里，南关镇15公里；南至古郡村2.5公里；霍州市25公里；北至桑原村3.5公里，对竹镇17.5公里。与城关、古郡、后马沟、前马沟、后窑铺、桃荣、贯里、甘草要、申家庄、大要沟10个自然村界相邻，全村300多户人家，1800口人，都守着金饭碗受穷，实在是不可思议呀？！

张德英在要虎全烧饼铺稍息片刻，喝了杯茶水，已打定了要在这个村蹲点的主意，他问要虎全你们村的支部书记叫啥名字？在那儿住？要虎全不知这个人究竟是干啥的，但看样子像个大干部，说话和和气气的，便热情地往村子十字路口坐北向南的大院子指道，就在前边，看见大院子就是了。两口子做梦也没想到这个同他们闲聊了好半天的人，竟然是新来的县委书记，以至于在往后很长的日子里，这两口子每当一提起张德英，总要禁不住感慨道：“哎呀，真是好人呀，没有一点儿官架子。”

支部书记要建明的院子挺宽敞的，坐北向南一留青砖瓦面7孔窑洞，院东和院西都建了二层楼房，西楼院内一层修理各种车辆，二层被警务区占着办公，东面楼房下边一层靠大街还租赁开饭店的。院子里堆满了各种修理的车辆，一看

便是个殷实的人家。

张德英一踏进院子，就操着浓重响亮的洪洞口音喊道：“要支书在家吗？”

这时竹帘一响，从屋内走出一个高身材留着短发、眉清目秀约40左右的女人，忙出来把他迎进屋，张德英想这个大概是要支书的婆姨了。

“怎么，要支书不在？”张德英问着。要支书家里的面带羞涩地说：“他还睡着哩，你们先坐。”说着给张德英沏了一壶茶，便回里屋喊要建明说有人找。

要建明正呼呼大睡着，发出很大的鼾声，被婆姨推醒，极不情愿地起来，揉着一对睡眼从内屋走出来。

张德英一见这人，差点笑出声，这人40多年纪，中等身材，留着平头，长得结实的像座铁塔，尤其是那张脸，红里透着黑，浓眉下一对眸子炯炯有神。他那福气大概就长在那两只大耳朵上，耳轮宽厚，耳垂奇大，腆着个大肚子，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大肚弥勒罗佛。令人突发奇想的是这家人屋后衣柜顶上也蹲着个半人高的弥罗佛像，手捻佛珠，开怀畅笑。凭直觉张德英看出要建明是个憨厚忠直之人。

“你是？”要建明递给张德英一支烟，面上呈出疑问的神情。

“我是新来的县委书记张德英，今天要在你村里蹲点搞调查，你给我安排个地方。”

要建明一时慌了神，神情显的一下子拘谨起来。前几天才听说要来新书记，没想到说来就来了。这人也真怪，事前不打招呼，县里、镇里也没个随从，倒叫他一时感到突然。“张书记，您还没吃饭吧？”要建明热情地问着。

“没有”，张德英不客气地说。

“那咱们到外边饭店吃去。”

“不啦，就在家里随便吃点。”

要建明忙安排婆姨去做饭，这时张德英便同这位村支书

亲热地拉呱起来。张德英问要建明担任村支书多少年了？要建明说我从86年担任村长、支书先后长达近20年了。还担任过县人大两届代表哩。

“你们村人均收入有多少？”张德英问。要建明说在汾西我们村还算好点的村，人均收入也就是个820元左右，老百姓主要以农耕为主，剩余劳力以外出下煤窑，建设工地当小工维持生活，大都还处在贫困状态哩。张德英说我来时看到你们村一些妇女，年轻小伙子们聚在路旁玩扑克，经常是这样吗？“不瞒您说，张书记，这些人除了地里的一点营生，现在要找个下煤窑的地方都不容易哩，人家有煤窑的户子大都雇用外地人打工，不用本地人，嫌本地人拖累大，再说四块石头夹一块肉，那活又苦又累，风险也大，万一出个事本地人也不好了结。咱这村虽然地理位置好，可又没啥资源，小伙子们都没干的，更别说妇女了，因为没干的，小钱看不上，大钱没处赚，人坐的多了，也就性情懒了，故而整天在路两边玩扑克、下棋的人也就大有人在。”要建明如实地向张德英反映着情况。

“建明啊，你是支部书记，你管着上千口人，担子不轻啊，你一定要多动脑筋，谋求你村里的发展宏图，要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为父老乡亲们谋出致富途径，引导他们共同走向富裕。”张德英语重心长地说。

要建明慢腾腾地喷出一口烟，不住地点头，表示一定要把村里的工作干好。说话的当儿，建明婆姨已做好了饭，端过两碗飘漾着香味的西红柿鸡蛋面。张德英书记吃得津津有味。

下午，张德英被要建明安排在店头小学住了下来，并让学校一个叫解春萍的女教师为张德英做饭。张德英强调，每天吃家常便饭。决不能搞特殊化。他顾不上休息，吩咐要建明通知群众，让老百姓反映真实情况。这消息一传开，群众十分高兴，能亲自面对面同县委书记交心，这是他们始料不